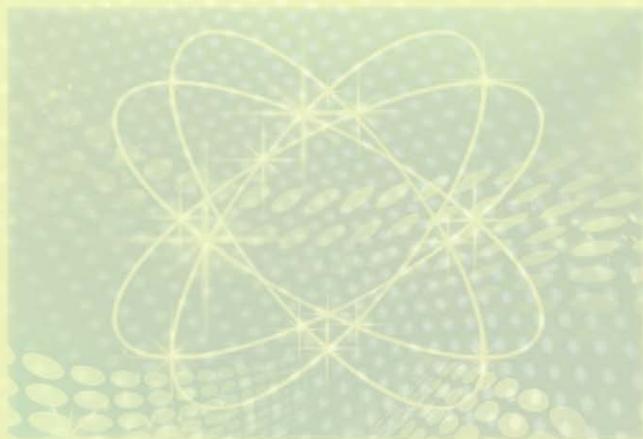


英语搭配与大学英语搭配信息研究



前 言

搭配是语法、语义和语用信息的综合，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关系模式。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搭配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从结构、语义、频率到认知，语言学界不断推出对搭配新的认识。但总的说来，以往的搭配研究，还主要是关注常规性搭配所呈现出的语言模式类别、搭配词项的语义关系和结构关系分析，研究主要停留在词语层面或句子层面，表现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作为基本的语言单位，搭配的生命首先在于使用。使用中的搭配其本质是动态的，是语言的、认知的和社会的。本研究整合语言适应论的思想精髓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搭配研究提供一种动态视角，详细分析不同类型的搭配在使用中所体现的语言结构关系适应和语境关系适应。

语言适应理论将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对语言的研究应该是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而不是对语言资源的研究。语言使用是不断的选择适应过程，意义的生成具有动态性。因此，研究语言就是研究社会文化生活，研究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但语言适应理论在语言结构关系适应等微观层面的分析稍显薄弱。认知语言学理论在基本的语言观上同语言适应论一致，它同样是基于语言使用，主张意义是动态的。认知语言学关于认知模式和概念整合的思想能提供给我们更具操作性的理论工具。这两种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搭配的研究必须从静态的语言形式层面走向动态的语言使用层面，从单纯的语义和结构关系

分析走向对搭配认知社会层面的分析。这一研究转向不但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语言教学的需要。

在中国学生的语言学习中，搭配的学习是重点和难点，大学英语教材中对搭配信息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本研究将语料库分析和语言练习质性分析相结合，从搭配研究的动态视角，对当前国内大学英语教材中搭配信息的量和搭配信息的深度处理进行研究，试图提出有益于教材设计和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搭配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本研究的意义和总体目标；第二章综述以往的常规性搭配研究和创造性搭配研究，在分析常规性搭配和创造性搭配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搭配分类方式和搭配研究动态观；第三章分别介绍了两种主要理论来源的理论特色与核心思想，综合整理为本研究理论框架；第四章详细分析习惯性搭配、自由搭配和创造性搭配在不同层面的关系适应，提出搭配在结构适应和意义的选择上主要受到认知模式的影响，概念整合是意义构造的重要方式；第五章是应用研究，在阐述了搭配的动态观对词汇教学的启示之后，笔者提出了动态搭配能力的概念，并将搭配的动态观用于教材中搭配信息处理的现状调查和新的设计思路。

李翠英

目录

1 导 论	(1)
1.1 搭配在语言使用及教学中的地位	(1)
1.2 搭配动态研究的概念	(5)
1.2.1 对以往研究的思考	(5)
1.2.2 搭配的动态性	(8)
1.3 本书的意义	(9)
1.3.1 理论研究的需要	(9)
1.3.2 应用研究的需要	(11)
1.4 本书的总体介绍	(13)
1.4.1 总体思路和目标	(13)
1.4.2 对象和方法	(16)
1.5 本书各章节内容	(17)
2 搭配研究综述	(19)
2.1 常规性搭配的相关研究	(19)
2.1.1 常规性搭配的不同界定	(20)
2.1.2 常规性搭配的不同分类	(31)
2.1.3 以往搭配研究评述	(34)
2.2 创造性搭配研究综述	(37)
2.3 创造性搭配与常规性搭配的关系	(44)
2.4 搭配的重新界定与分类	(46)
2.5 搭配动态研究	(51)
2.6 小结	(54)
3 搭配的动态观之理论框架	(56)
3.1 语言适应论的理论启示	(58)
3.1.1 语言适应论的理论特色	(58)
3.1.2 语言选择的适应性概念	(61)
3.1.3 意义生成的动态性观念	(66)

3.2	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贡献	(70)
3.2.1	范畴化和认知模式	(70)
3.2.2	概念整合	(75)
3.3	小结	(78)
4	搭配使用的动态分析	(79)
4.1	习惯性搭配使用的动态分析	(80)
4.1.1	习惯性搭配的特征	(80)
4.1.2	习惯性搭配的语言结构适应	(81)
4.1.3	习惯性搭配的语境关系适应	(86)
4.2	自由搭配使用的动态分析	(92)
4.2.1	自由搭配的特征	(92)
4.2.2	自由搭配的语言结构适应	(92)
4.2.3	自由搭配的语境关系适应	(100)
4.3	创造性搭配使用的动态分析	(108)
4.3.1	创造性搭配的特征	(108)
4.3.2	创造性搭配的语言结构适应	(109)
4.3.3	创造性搭配的语境关系适应	(118)
4.4	小结	(125)
5	搭配的动态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27)
5.1	外语动态搭配能力与外语学习	(127)
5.1.1	中国大学生英语搭配能力现状分析	(127)
5.1.2	动态搭配能力概念的提出	(134)
5.2	动态搭配能力概念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36)
5.3	现行大学英语教材对搭配信息的处理	(139)
5.3.1	样本的选择	(141)
5.3.2	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所体现的搭配理念	(143)
5.3.3	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搭配输入的量	(151)
5.3.4	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搭配的输入方式	(166)

5.3.5 现行大学英语教材中搭配信息的深度处理·····	(176)
5.4 大学英语教材搭配信息处理的新构想·····	(187)
5.4.1 大纲和教材编写中对搭配教学的宏观指导·····	(188)
5.4.2 大学英语教材词表的设计·····	(188)
5.4.3 大学英语教材练习的设计·····	(195)
5.5 小结·····	(203)
6 结 论·····	(205)
6.1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总结·····	(205)
6.2 本书的主要贡献·····	(207)
6.3 本书的不足之处与可拓展空间·····	(211)
参考文献·····	(214)

1 导 论

1.1 搭配在语言使用及教学中的地位

在语法统治语言教学数世纪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词汇在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中的地位。D. A. 威尔金斯 (D. A. Wilkins) 在《语言学与语言教学》(*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72) 一书中论述了词汇在交际中的重要性，“没有语法，能表达的东西很少；没有词汇，则什么也表达不了”。霍伊 (Hoey, 2005) 指出，语法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你总会在某个时候遇到与已知语法规则或系统不相协调的语言运用。因此，在语言描述中，语法不占据中心地位，优先权应该归于词汇。“词汇是复杂的、系统的，语法是词汇结构的结果。而搭配，这种两个词或多个词同现的语言现象，正是让我们认识语言实际组织方式的一个切入点。” (Hoey, 2005: i) 他将搭配的使用提升为语言自然度 (naturalness) 构成的关键因素 (霍伊认为，乔姆斯基和辛克莱理论的主要局限性就是只解释了语言的可能性，而没有解释语言的天然性)，搭配是“语言的特质”，“具有普遍性和扩张性倾向” (同上: 3)。词汇教学的研究也慢慢让语言学家们发现了词语搭配在词汇学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Gairns & Redman, 1986; Bahns & Eldaw, 1993; Granger, 1998; Rudzka et al., 2003; etc.)。刘易斯 (Lewis, 1997a: 26) 认为，搭配在词汇中起着

“重要的组织作用”，能帮助词汇实现意义，是“语言运用的最基本组织原则……因为所有常用单词都有很强的短语倾向。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和固定的一组词搭配使用”（Stubbs, 2001b: 59）。辛克莱（Sinclair）在2004年出版的《相信语篇——语言、语料和话语》（*Trust the Text: Language, Corpus and Discourse*）一书中突出阐释了词汇语法理论（lexical grammar），突出词汇与语法的同等重要性，提出要以词汇作为出发点来构建语言模式。与传统语言理论不同，词汇语法理论将词项而不是单个词视为语言的最小表意单位。词项是指由一个或多个词构成的语言单位，通常与另一个词搭配来表达意义（同上：131），如“touch”，“be that as it may”，“high school”，“spelling bee”等。这一理论的建立是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发现——“一、语言中有很多意义都无法靠单个词来实现；二、词与词之间共选的意义构建模式比以往任何描述方式都更有力。”（同上：133）这两个发现都体现了语言意义单位的“短语取向”（phrasal tendency）（同上：24）。辛克莱（2004）对词项多层意义关系进行了框架描述：第一层，词汇搭配（collocation）；第二层，语法搭配（类连接 colligation）；第三层，语义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指惯常搭配词的语义特征；第四层，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语义倾向中所携带的情感取向。这四层意义关系描述反映了搭配词项在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四个维度的共选关系，通过大型语料库抽样得出的大量语言实例证明，这种定位方式呈现出词项最典型的使用范式和准确意义。

辛克莱（1991）指出，外语学习的重点是语言中的常用词以及这些常用词的主要用法模式和典型搭配，因为这种短语教学能很好地将传统语法教学同词汇教学统一起来。对搭配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探讨源于人们对乔姆斯基语言生成规则（generative rules）和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反思。首先，人们

发现抽象的语言能力不足以保证交际活动中成功的语言使用，按规则生成的语句也不一定具有“得体性”（Hymes, 1972; Widdowson, 1978）。其次，真实的言语活动并不都是创造性的，很多是说话人不需要经过过多的思考和加工，是由“预制性的”（prefabricated）语言模块构成的（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自然语言中的很多现象是不能用语法规则解释的。语言使用者使用大量储存在记忆系统里的词块，而不是根据语法规则去生成句子。大多数交际涉及的都是可预见的世间平常事，人们使用的语言大多是在重复自己或别人曾经使用过的，并非特别具有创造性。”（赵雪琴，2008：4）

词语搭配教学研究是人们对语言行为（performance）和语言交际能力重视的结果，因为习惯性搭配的使用会使言语生成更加地道，更加接近本族语者（Willis, 1990; 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 Lewis, 1993; Wray, 2000; Pawley & Syder, 1983）。而且，习惯性搭配的出现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和可预期性，从而使交际更加顺畅轻松。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词块教学法和交际法的推出是并行的，其核心目的都是让学习者快速生成“适切的”、更加适合语用环境的语句，顺利完成交际任务。虽然，词汇教学在交际教学法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但交际教学法对“流利性”（fluency）和语用“适切性”的重视却使人们注意到了语言程式性的一面，以及词块在生成地道、适切的话语中所起的作用。以词块理论为指导的词块教学法则兼顾了语法能力和交际能力，注重语言生成的流利性（fluency）、准确性（accuracy）和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海姆斯（Hymes, 1972）将人的交际能力分为四个板块：（1）可能性（possibility），某种说法是否在形式上可能；（2）适合性（feasibility），某种说法是否可行；（3）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某种说法是否得体；（4）实际操作性（performance），某种说法是否实际出现了。对何种情形下经常出

现何种搭配的知识属于第四个板块的重要部分，当然也即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交际法并没有真正重视搭配教学，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学生可以在学习活动中自然习得词语及其搭配。陈国华、田兵（2008）指出，下一代学习词典将以对搭配信息的详细、系统处理作为新的设计特征，新的学习词典将同时是一部搭配词典。陈国华、王薇（2007），朗德尔（Rundell，2009），陈玉珍（2010）都强调了搭配在英语学习词典和双语词典中的重要性。

受国外理论发展的影响，国内在搭配理论和教学应用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笔者对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博士论文人文社科全文库上1999—2010年所收集的论文进行了搜索，发现题名中出现“搭配”一词的博士论文有7篇，其中2篇是基于语料库的研究，2篇实证研究，3篇理论研究。而硕士论文有121篇，其中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就有36篇，实证研究58篇，理论和教学应用研究27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1999年至今题名中出现“搭配”一词的有效信息有332条，篇名中出现“词块”一词的有效信息139条，篇名中出现“词块”一词的有效信息163条。其中语料库研究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学生动词搭配、形名搭配的使用，搭配错误分析，搭配迁移现象和搭配能力研究。有关词块知识的实证研究国内也已经有相当显著的成果：调查学生词块知识掌握情况的（丁言仁、戚焱，2001；黄强，2002；濮建忠，2003；刁琳琳，2004）；揭示词块知识和二语水平之间关系的（丁言仁、戚焱，2005；吴旭东、陈斌、黄丽辉，2006；原萍、郭粉绒，2010）；强调词块学习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地位的（濮建忠、卫乃兴，2000；严维华，2003；宋德生，2002；刘晓玲、阳志清，2003）；基于语料库的词块习得模式研究（屈典宁、邓军，2010）。这些研究的目的是突出词块知识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作用，为语言教学的改进提供新思路。丁言

仁、戚焱 (2005: 52) 的研究发现, “与语法知识相比, 词块知识对英语口语、写作成绩具有更强的预测力”, 遗憾的是 “大部分中国学生严重缺乏词块知识”, 指出 “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提高二语词块知识是实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1.2 搭配动态研究的概念

1.2.1 对以往研究的思考

对于搭配理论的过往研究, 笔者将在第二章第一部分详细讨论, 这里仅作简要评述, 然后结合词块理论对以往研究进行整体反思。搭配的理论研究从弗斯 (Firth, 1957) 开始就一直受到语言学家们的关注, 但弗斯的语境观念却被很多学者忽视。此后的研究重点多在搭配的语法结构、语义关系、语义透明度、频率、跨距界定等问题上, 很少有人系统分析搭配词项之间的关系互动, 搭配模式的发展性、多义性, 以及搭配在使用中同其他语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使是考虑到语用信息的语义韵研究, 也是通过搭配词的共性特征归纳出的语义倾向, 而非基于对搭配同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其研究语料主要是语料库检索出的语句, 很少有语篇范围内的分析。而在搭配类别上, 主要集中在已经习惯化、固定化了的常规搭配, 对常规搭配的创造性使用过程较少涉及。对于搭配理论与教学的结合, 比较有影响的是词块教学。词块教学理论将词块视为语言的核心, 语言的生成确切地说是将词块填充到语用框架中的过程, 句子内的顺序是 “词块系列” 而不是 “词序”, 其言语生成是词块的拼接过程。纳廷革 (1980) 说 “语言教学应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 语言产出就是把适合某一个特定的场合的现成词汇单位 (ready-made units) 串联起来,” (见赵雪琴, 2008: 4)。伍德 (Wood, 2001: 586)

提出一种“以自动加工和提取常备词块为中心”的“流利表达模型”，主张通过模仿对词块的学习进行强化训练以至达到自动化程度。他认为，词块单位节约了记忆空间，而且不受规则限制，对话语输出的流利度和准确性十分重要。

当然，词块理论在看到语言程式性的同时并不排斥语言的系统性、分析性的一面。纳廷革和德卡里科（Decarrico, 1992: 13）指出，以词块为核心的语言模式承认按规则组词成句的句法能力的存在，但同时又看到有些语言形式在习俗化的过程中已将功能与形式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语言知识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既包括创造语句的语言规则知识和词块知识，又包括在适当情景下选择和使用现成的词块的能力。但词块教学法对词块的分析 and 灵活运用是放在框架性词块的范围内的，如纳廷革和德卡里科（1992）划分的词块的第三类型“短语架构”（如“a _____ ago; to _____ this up; as far as I _____”等）和第四种类型“句子构造框架”[如“I think (that) ____; It is only in ____ that ____”]，刘易斯（Lewis, 1997a）所划分的词块的第四种类型“句子框架和引语”（如“I am sorry to _____”）。这种框架的灵活性类似于Cowie（1981）在进行搭配类型划分标准界定时所提出的结构灵活性和元素固定性，架构性的词块是灵活的，而其他词块则是固定的，是被作为不可分析的整体来学习和使用的。例如，我们能说“He/She is dead to the world”（他/她睡得很死），但却不能说“He was dead to the universe”。同样，这个框架解释了“a week ago”，“a year ago”，“a moment ago”的生成，但不解释“a grief ago”的创造性使用。也就是说，这种灵活性是词块结构松散性和严密性的一种反映，是语言模式生成性的反映，而不是语言使用动态性的反映。

词汇要使用就必然同其他语词进行组合搭配。词汇法对常规搭配作用的突出并没有错，但如果将搭配的定义和研究局限在常

规搭配则必然限制学生语言创造力的发展。正如哈德 (Harder, 1996) 在批判行为主义理论时所说, 行为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学习者自动化语言模式的掌握, 关键在于这一模式是被机械化操作的, 还是被人类创造性利用的。习惯性搭配 (固定搭配) 只不过反映了词语使用的最普遍状况, 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规惯例和基本事实。然而,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现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因此搭配不是规定性的、静止的, 习惯性搭配也不是词语搭配的全部。习惯性搭配只代表词语搭配的去, 而不代表词语搭配的和, 虽然它必然具有一定的母体影响, 但语言的本质终归是发展的。

库克 (Cook, 2000) 曾对我们的语言教学忽视创造性语言使用的现象大加批判, 认为我们的语言教学过于注重规则和对规则的套用, 将语言生成机械化, 而忽视了实际语言使用中人类创造性光辉的闪烁。卡特 (Carter, 2004) 对日常话语的研究也表明, 创造性的语言使用并不是某些人的特殊能力表现, 而是所有人身上都显现出的一种特质。“创造性语言使用能力的普遍存在告诉我们它需要在语言教学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同上: 215) 一味强调语言的模块性和模块的生成性而忽视语言使用的创造性, 将不能从认知角度揭示词汇搭配的依据, 也不能从语用角度发现语言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利于培养学习者的外语词汇创造力和语言文化能力。

如果说一个说话者在言谈中做出了当时情况下通常会有搭配选择, 那么我们说他具备了一定的交际能力。而如果说话人为了惊奇、幽默或戏剧效果, 使用不寻常的创造性搭配, 那他则是在更高层次上做出了选择, 使语言不但合适、得体而且更有效 (Partington, 1998)。当然, 词汇的创造性使用能力不一定都表现出明显的惊人效果, 创造性本身也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只要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个人判断, 并通过类比、联想等方式对已掌握

的语词和语词组合进行灵活改造和运用就是具有创造性的。学习者对语言的学习和掌握不应该只停留在记忆和复现式应用上,而应该朝着创造性的方向努力。柏廷顿 (Partington, 1998) 曾指出,本族语者多喜欢玩“词语游戏”(word play),喜欢在惯用语组的基础上进行灵活创造以达到幽默讽刺等效果,“这一语言现实在教学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懂得本族语者处理语言的这种方式,学习英语的非本族语者会认为说话人在故弄玄虚。而完全遵循格赖斯 (Grice) 的语用原则,又会让人感觉枯燥乏味”(同上: 125)。词汇创造性使用能力是高超运用语言能力的表现。

词块理论和以往的搭配研究关注了语言中已经固化下来的语言模块,但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流来看,人们对这些模块的理解和应用却不是单纯局限于几个词的组合,而是同时利用着这些词语组合背后所携带的社会文化信息。语言的研究和学习应该投入到语言生活中去进行,而不应该局限在句子层面的词语组合。因此,对于搭配和搭配教学,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1.2.2 搭配的动态性

汉克斯 (Hanks, 2013) 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常态与拓展”。他认为,词语使用存在一定的常态模式,但这种常态模式是相对的,在语言使用中常态模式时时被拓展,被更新。本书的搭配动态性概念体现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1) 搭配构式的动态发展性。搭配在使用中会逐渐被人们抽象出一定的构式,但构式不同于生成语法的语法规则,它在语言使用中只起着框架性提示作用,而不是限制性的。语词的选择要适应于整体构式,构式的框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内部语词的选择。构式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是可以

不断被扩充、被更新的。构式的实例单位也同样是可以被创造性使用的。也就是说，构式会在语言使用中同其他语境因素发生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同化或适应于语境。（2）搭配内部词项间语义关系的动态协调性。搭配内部词项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在常规模式中词项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而一旦被突破创新，则词项之间的语义关系需要重新进行协调和整合，这种协调和整合是双向的语义关系适应，而不是单向的。（3）搭配整体的动态发展性。搭配子类型之间存在一个动态发展的关系，语词同构式的关系以及构式内部语词同语词之间的常规关系都可以被突破，这是创造性搭配生成的重要途径，创造性搭配基于常规性搭配生成，又在使用中成为语言使用常规。（4）搭配的语境适应性。搭配不是简单的几个词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构式同词项的关系，搭配除了相对于语词存在，还同时作为整体意义单位进入语篇，进入语境。搭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使用中的。搭配进入使用，就要同周围语境（包括物理语境、社会文化语境、认知语境和语言语境）发生互动。它同周围语境之间存在相互适应的关系，搭配的语境适应性是搭配动态性的一种表现。（5）搭配意义的动态性。搭配的意义不是简单的词项意义之和，而是词项之间、词项与构式之间以及搭配整体同周围语境动态适应的结果。搭配的意义超越于语词之上，而同时携带有社会文化信息和语篇信息等，这种信息也是会在使用中不断被更新的，是动态发展的。

1.3 本书的意义

1.3.1 理论研究的需要

传统语言学研究将单个的词视为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是最小

的意义单位。但后来人们发现，我们只有知道了一个词的结伴才能大致确定其意义（Firth, 1957）。汉克斯（2013）认为，单个的词只是意义潜势的表征，是多变的，词汇模式（即本书中的搭配）才是意义相对稳定的语言单位。例如单词“engage”，看到这个词我们很难说出它有什么意义，但是该词构成的搭配意义却很清晰，如“engage a servant, engage a taxi, engage for the quality, engage in politics, get engaged, engage his attention, engage the enemy, an engaging smile”。

搭配是两个或多个词语共同组成的完整意义单位，它比句子要小，因此可复制性更强。同时它比单个的词大，有着稳定的结构，结构和内部词项之间的相互制衡决定了搭配的意义较单个语词稳定。搭配可以作为单个词的语境，对语词发挥意义阐释作用。搭配又作为意义整体进入语篇，帮助实现语篇意义。而且，人们在语言使用中，根据感知和记忆的习惯，会倾向于整体认知和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搭配是语言使用以及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单位。

但是，从语言研究以及外语学习者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搭配这一看似简单的语言现象却又是非常复杂的。其复杂性首先在于，并不是任意两个词或两类词都能组成可接受的搭配，甚至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都会有着不同的搭配行为。如“a heated debate”（√），“debate heatedly”（×）；“learn skills”（√），“learn knowledge”（×）；“have a chat”（√），“have a discuss”（×）。这种复杂性在生成语法那里很难获得解释，词块理论则根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只把它当作语言中固有的板块，拿到教学中应用。语料库语言学同样只关注语料库中呈现的语言模式，而不去探究为什么是这样。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模式和构式等理论概念，对搭配词项间语义协调以及搭配模式的个性特征等，有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但是，搭配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再看下面

一组搭配 “consenting adults, consenting partner, consenting participant, consenting patients, consenting parents, consenting students”。

所有这些搭配有着同样的搭配结构, “consenting” 在其中有着同样的词典意义, 但却有着不同的认知语境, 传递着不同的语用信息。再如 “crown privilege” 在英国表 “王室特权”, 在美国却根本没有这种搭配 “a grief ago” 这样的搭配在日常口语中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组合, 却出现在经典诗篇中。所有这些都说明, 我们无法像拍照片那样把搭配从语言使用中提取出来单独研究, 搭配的研究应该是动态的, 应该回到语言使用中去。搭配同时是社会的、认知的和语言的, 是在三者中动态适应的结果, 动态的搭配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1.3.2 应用研究的需要

对本族语者来说, 笔者上面所提到的搭配复杂性一面不构成语言掌握和使用的障碍, 因为它们就生活在其中,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得和使用。然而, 对外语学习者, 却造成了很大的理解和使用困难。前面笔者已经提到, 很多研究都已经表明搭配错误是外语学习者语言错误中很重要的一种, 掌握搭配有利于外语学习者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这也是近些年来词块理论和词块教学法在外语教学界出现研究热潮的原因。词块教学法将原来语言教学中的词单位转换为词块单位进行填空、选择、匹配、正误判断等练习, 认为词块将语义、语法和语用信息打包储存, 外语学习者只要掌握了大量词块, 就能流利地进行语言表达。但是笔者有一个疑问: 被提取出的词块中所含的语用信息, 其实已经是整合进语义的语言使用共性部分, 那么在不同社会文化情景的具体使用中动态和灵活的一部分语用因素学生如何感受到呢? 本族语者之所以在搭配的使用上不会发生困难, 是因为他们是在动态的语言